



敲门与敲窗，同样是敲，力道不同，区别很大。门可以随便敲，窗户不能随便敲。“笃笃，笃笃”，敲门是呼唤，可以很轻，也可以很重，还可以拍打。敲门多是有人带事情来，熟人、生人，好事、坏事，一切皆有可能。“笃，笃”，敲窗是耳语，是私下里敲给特定之人听的，是特别熟悉的人之间特殊的交流方式，往往怀有不可外泄的目的。

敲门是烟火日子的一小动静，敲窗是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小时候，如果窗

风雪敲窗

外冒出一根小树枝，鬼鬼祟祟敲我的窗，不用看，是表哥喊我出去玩。谈恋爱的时候，青梅竹马的她，以委婉的咳嗽声敲我的窗，或指尖弹几下玻璃后转身就走，看似无意，其实彼此心领意会，无需半句语言。

树叶敲窗。乡村人家的窗下，多种有树木，或实用的桃李，或装饰的竹桂，若不及时修剪，其叶蔓至窗前，随风而动，轻拂小窗，宛若细语呢喃。“夜深唧唧啾啾鸣，睡起萧萧叶打窗”，我家一窗嫩树，绿萝摇春，秋叶坠窗，诗情油然而生。一年四季，槭树时而风中窸窣窸窣，总是那个人儿又从窗外经过的错觉，以至于时常疾步追到窗前，推开冰凉的玻璃，才恍悟早已物是人非，曾经的敲窗人远在天边。

夜虫敲窗。夏季窗前的飞蛾夜蝶不计其数，紧闭窗户，它们就拼命地往玻璃上撞，嘈嘈切切，像一群不谙世事的孩

童，趴在窗外用小手不停地拍打玻璃，吵吵嚷嚷要进屋来。那些年正青春，高考落榜回乡，白天参加劳动，夜晚在灯下学习成人高教自考课程，如今，当年的课程内容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唯有夜虫叩击窗玻璃的情景历历在目。鲁莽笨重的甲虫撞在玻璃上，夜深人静，宛若空谷传音，瓦落空庭，声音清脆而响亮。

风雪敲窗。雨雪是水开的花，在窗玻璃绽放。如帘的水珠溅在窗台上，如心思缜密的女孩子，不愿让人看见她的心迹，明净的玻璃一会儿就变得模糊朦胧，含蓄一窗心事。因为有屋檐的遮挡，雨一般不会直接打在窗台上，雪却能够轻松敲击窗户。雪敲窗，逸人清听，可谓天籁之音，声韵皆在心尖，非用心不可闻。“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陆放翁认为，听雪敲窗，煮雪烹茶是人生最快意之事，如此才不枉人间来一回。

月光敲窗。床前明月光，照亮多少诗

人的长愁。长安明月下，八水灵动，捣衣声穿越千年，在历史的窗口回响。我睡觉不喜欢拉窗帘，只为一抬眼能看见窗外的星空与明月。更深夜静，月亮的光辉扑打窗户，浩大宇宙开辟出一条与渺小生命和谐律动的通道，此时，灵魂与自然的对话畅通无阻。

阳光敲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闲静安适之人，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安心睡到红日敲窗户才慢慢起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暖而干净。周末，阳光带着一群歌唱的小鸟，掀开窗户的一角，不厌其烦地敲击窗户。它们在窗外咕呱，甚至破窗而入，弄醒慵懒的睡眠，使人烦恼又幸福。

风敲窗，雨敲窗，阳光来敲窗，它们都是自然世界派来的信使。我理应打开窗户走出去，张开双臂迎接敲窗者，聆听它们的语言，与之岁月长情。

(谢光明)



怀念蛙声

蛙声，对于年近花甲的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随着离开家乡年深日久，对蛙声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

我的家乡是陇东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打从记事起，在我家的院子附近，就是生产队的打碾场和饲养院，那里是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打碾分配粮食，召开群众大会，学习重要文件，举行文化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儿时最难忘的记忆，也大多与这里有关。在饲养院的旁边，有两眼山泉，一大一小，小的为人专用，大的供牲畜饮用。对小泉的卫生，村里人很讲究，经常有人不约而同地进行清理(专门术语叫“淘泉”)，泉水始终很清澈、很干净，而大泉则不然，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就会出现一群小蝌蚪，后来就变成小青蛙。在炎热的夏天，每当太阳落山、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声接一声的蛙声从泉边传出，伴随着在烈日下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进入梦乡。那时年轻的我，并没有觉

得蛙声有多稀奇、多动听，而是感到很普通、很平常。当初曾简单地认为，是因为对泉水疏于打理，才使青蛙有了生存的一席之地。现在我估摸，或许是为了享受蛙声而有意为之。

十九岁那年，我应征入伍，从此告别了家乡，也告别了蛙声。后来我考入军校，成为一名令家乡人称道和同龄人羡慕的军官。为了能和家人过年，头几年休假，总是选在春节前后，在北方的冬季，自然听不到蛙声。再到后来回家，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两眼泉水越来越少，最后终于干涸了。随着山泉的消失，不仅饮水成为困扰乡亲们生活的一大难题，而且那可爱的小青蛙也从此消声匿迹。在没有蛙声的夏季之夜，多了一份沉寂、一份清静，但少了许多生气、许多情趣，淡化了特有的乡村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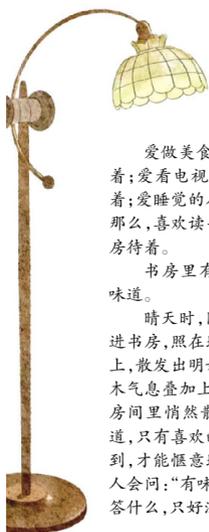
屈指算来，离开家乡已近四十年，家乡的一山一水时常在脑海闪现，尤其是对蛙声越来越怀念。有人说，青蛙是

农民的歌手，农民是青蛙的知音。现在想起来，蛙声竟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悦耳。最近几年回家，我都要情不自禁地到那两眼山泉的旧址去看一看，期待着能重新看到泉水、听到蛙声，但每次很失望、很怅然。现在，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但在曾经喝惯山泉、听惯蛙声而今已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眼里，自来水再好也代替不了山泉水的味道，提起山泉和蛙声，怀念之情、眷恋之情、盼望之情溢于言表。今年十一，我特意抽空回了一趟老家，照例去看了看那两眼泉址，虽然没有看到泉水、听到蛙声，但看到了变化、看到了希望。家乡的山越来越绿了，树越来越多了，过去光秃秃的荒坡和田埂上草木越来越茂密了，干涸多年的小河也有潺潺流水了，似乎山泉和蛙声正伴着这流水从远方携手走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怀念蛙声，因为蛙声里有难忘的童年，有浓浓的乡愁，有对故乡深深的祝福，有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我期盼着家乡那醉人的山泉和动人的蛙声早日来临！我坚信绿水青山、泉涌蛙鸣的这一天一定会来临！

(山风)



书房的味道

爱做美食的人，喜欢在厨房待着；爱看电视的人，喜欢在客厅待着；爱睡觉的人，喜欢在卧室待着；那么，喜欢读书的人呢？喜欢在书房待着。

书房有一股特殊而诱人的味道。

晴天时，阳光透过玻璃窗折射进书房，照在地板上、书架上、书桌上，散发出明媚的味道。纸张的草木气息叠加上油墨的特殊香味，在房间里悄然散开。这种诱人的味道，只有喜欢的人才能轻易地捕捉到，才能惬意地享受到。不喜欢的人会问：“有味道吗？”你又不爱好回答什么，只好浅笑一下，算是回话。

晒着太阳，翻着书，全身通透，心河纯净。虽留不住时间，但完全可以忘记时间，在混合着暖意和清香的氛围里忘记自己。有时贪婪，掩卷沉思，闭目细嗅，把书房的味道的味道存进记忆的仓库中，以备不时之需。

阴雨天，书房里有更加特殊、更加耐人细品的味道。雨带着土腥味儿在窗外徘徊，打开窗户一条缝，那活泼可爱的气息扑面而来，吸进鼻孔，仿佛一株草得到了浇灌和滋养，真心满足。坐下来，待一会儿，还会闻见老书、旧书暗暗散发出的丝丝故纸堆的气味，它悠悠地、缓缓地，不动声色地喂养你的嗅觉，

让你不知不觉就“中毒”了，这是经典的味道。

一个味道浓烈，一个味道含蓄，窗外热闹，窗内静寂，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书房里，简直可以忘却在一切烦恼，人又仿若庄稼一般，在庄稼地里茁壮成长。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如果是春季，不妨在书房里静读，躲一躲浮躁；“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如果是夏季，不妨在书房里静读，品一品闲趣；“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如果是秋季，不妨在书房里静读，赏一赏美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果是冬季，不

妨在书房里静读，等一等故交。

书房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喜欢的味道，只要你爱着书，爱着阅读。“人总要沉下心来过一段宁静而自省的日子来整理自己。”在书房待着，读读书，也许是绝佳的选择。

在我看来，有书的地方皆可称作书房，并不局限于一间屋，一架书。哪怕是在野外，在背风的地方，就地而坐，能安安静静读一本书，谁又可以说不是在书房呢？况且，在这书房里，享受的是自然界中花草树木、蓝天白云、水沙土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更清新，更养人。

(张彦英)

忆儿时美味

儿时记忆里的美食似乎都有些粗糙，不讲刀工、摆盘、搭配，可是很奇怪，儿时的美食记忆就像烙印一样深深镌刻在你的味蕾深处，不曾遗忘。当你再次邂逅，那尘封的味蕾立马苏醒。

猪油，曾记得它总是安静地躺在一个瓷缸里，白乎乎的，波澜不惊。而每逢炸猪油，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小年节。买来大块白乎乎的猪板油，切成小块，锅热了，下板油，慢慢地锅里析出的猪油越来越多，直至炼出了金黄的猪油，也出猪油渣。这时出锅的猪油粕就是孩子们的美食了，热乎乎的猪油粕咬进嘴里，一股温润的油香味马上顺着喉咙一直往下，美美地安抚了缺滋少味的五脏庙。如果能在猪油粕上再撒点白糖，那简直就是天堂了。

新加坡女作家尤今把猪油粕写到了极致：“丰满已极的肥肉快乐地躺在锅里发出了‘吱吱吱’的吟唱声……将原本局促



简陋的厨房照出了一种辉煌而又虚假的瑰丽……猪油渣，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极端的脆，轻轻一咬，“咔嚓”一声，天崩地裂，小小一团猪油像喷泉一样，猛地喷射而出，芬芳四溢，那种达于极致的酥香，使脑细胞也大大地受到了震荡，惊叹之余，魂魄悠悠出窍。”

也就那么几块，大人就不让多吃了，

说是吃多了怕拉肚子。剩下的猪油粕大人就放在罐子里，以后炒菜的时候放几块，或者煮咸干饭的时候放一些，这就是肉菜和肉饭了。最想念的还是用猪油粕包包子，把猪油粕切碎，加切碎的白菜，还有泡软的粉丝拌在一起做馅，不比纯肉包差。

熬出的猪油则放在另外的瓷缸里，每次准备炒菜了，用汤匙从瓷缸里挖一块放到已经烧热的锅里，吱吱几声，凝结的白色猪油瞬间变成了液体，满屋的猪油飘香。猪油拌饭或拌面则更是雅俗共赏的美味了，偶尔家里没有买菜，就煮点白干饭，或者捞些面条，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匀熟猪油，加点酱油，也可以加点白糖，就加两样，一碗美味的猪油拌饭就好了。趁热米饭冒着热气使劲搅拌，趁还烫口赶紧开吃，不然米饭凉了的话，猪油就会凝结，变油腻。几分钟后，拌饭见底，那感觉真叫一个爽快。吃完再在碗里倒半

碗开水，解解腻，真真是件挺美好的事。

而我见过的对猪油的利用可以称得上惊世骇俗的，是在潮汕。潮汕地区是个极度热爱猪油的地方，也唯有这个地方是如此极致地表现猪油。没有亲身品尝你也许不会想到，潮汕人会把猪油和甜品放在一起，这两样食材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极荤，一个讲究清新。可是它们却如此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比如潮汕中的“金瓜芋泥”“羔烧茨芋”，都体现了地瓜、芋头与猪油的完美搭配。地瓜、芋泥加糖煮到接近透明，淋上用猪油爆香的葱油，一开始你会觉得腻，可是品尝过后在舌尖荡漾的甜让你惊讶这样的搭配实在是美妙到极点。

猪油，当它在你的舌尖融化而令你热泪盈眶，尽管被营养学家诟病，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在你的味蕾深处，温润了记忆，唤醒了岁月。

(黄颖)

待苑

冬日回望

(一)

冬日
追寻岁月的脚步
我又在河岸奔跑
渴望一缕风
飘过头顶
用深情眼神
在河滩注视
然后
让美丽飞过心头

(二)

漂泊在雁滩的角落
找到一种久别的熟悉
凛冽的风抚摸树梢
寒意弥漫大地
忽晴忽阴的天空下
原野一片沉寂
生活在当下
记忆总在过去
心中总有浅浅的愁
青烟般散开
葳蕤成漫天的寒意
困顿成无言的唏嘘
远山空茫无际
一个人的行走
任内心的苦乐
自由生发
站在雁滩的河滩
风吹过了
鸟飞尽了
我依然在张望

(三)

日子平淡无味
甚至让人心痛
迎着风走
心绪出奇地平静
冬日的寒意
浸透了那些老柳
云过天空
影子游移
那空腹的苇草在风中摇
她的飞翔
带着我的心绪
惹出几滴无声的清泪

(四)

苍苍的芦花
寂寞成一片影子
在旷远的河滩缄默
那飘逝的灵魂
让一缕缕白絮挂在树梢
季节的风吹过了河岸
潮湿着我的心
回望
深深浅浅的脚印
已经走远

(五)

河滩的那些树
在冬日的萧条中灿烂成
耀眼的深褐
远远地、远远地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那里
一只喜鹊站在树梢
不停地鸣叫
在季节的转弯处
我和它一起亲近
土地

(六)

轻烟将原野芬芳
即使寒意彻骨
心头依旧暖意丛生
凝望
触碰了多少撩人的愁绪
疼痛成一首无言的诗
在晚风中走过
回望的眼睛依然
深情
静静地来了
依然静静地走
将脚印留在身后的风中

(文/图 王荣)



冬日河岸风景(油画)